

在真切的叙述中 凸现人文价值

——读陈志宁散文集《油桐花开》

■ 吴立南

读了陈志宁的新书《油桐花开》，才了解作者取此书名的用意。原来我还以为是一本咏物散文集。书名取自于开篇题目《油桐花开》。油桐花开在作者的家乡青田，在太鹤山后的毛桐坑。“立夏时节，家乡的木油桐花又开了。”“开得与往年一样，一小朵一朵，拥在一起，形成了花球……”“它藏在太鹤山后，蜿蜒蜿蜒有近千米，坑底流淌着一条清亮的山涧。”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家乡的那份深沉的眷恋，也是作者人生中一个美好的记忆。作者以此为本书记下了写作基调。

陈志宁祖籍温州，但他的生活工作在青田，对青田有份难以割舍的爱。在1990年出版的新闻集《侨乡青田拾薪五年间》一书的扉页上，他写道：“故园青田，俯拾一堆杂薪；点火星光，燃沸了自己；爱我家乡，献上一颗炽热的心。”在本书的后记里，他也“期望自己永葆当年的那颗炽热的心，为了家乡而倾注情感，诉诸笔端……觉得这一爱乡恋乡的心迹，在每一篇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有所表露。”可想而知，从出书的缘由来推测，这应该就是作者写作的初衷，而解读青田才是作者的写作目的。正因为这样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，没有高谈阔论，没有生硬的引用，只有真切的叙述和真诚的表达，文中的每一个词语都经过作者情感的浸润和思想的提炼。

创作的源泉在生活。毫无疑问，丰富的经历和特殊的身份，会直接影响作者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方向。本书收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103篇随笔，题材涉猎到青田历史、华侨、石雕、文艺，以及他自己的家族变迁。因为作者的从业经历，本书以新闻和史志工作者的视角，让读者探见青田的人文价值。

《油桐花开》中占有相当篇幅的作品是记叙青田当代各行各业的人物随笔，写的都是真人真事，表现的都是社会正能量。由于作者早年从事新闻工作练就的新闻视觉的敏锐，又在创作中注入了满腔的热情，在题材的捕捉上呈现出新颖、感人、灵动的一面，增强了文本的思想性和可读性。如纪实性文学作品《石头村飞来了“金孔雀”》《农民家门口的专家医生游春南》等10篇散文。石头村原来是一个贫困村，但是，这个村的年轻小伙子因为去云南做蛋糕生意，结识了云南姑娘，经过恋爱，成婚19对。石头村不但成了富裕村，也成了云南女婿村。假如再过些年代，这件事是不是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故事呢？而《石头村飞来了“金孔雀”》这篇文章一定是这个故事有力的历史佐证。《农民家门口的专家医生游春南》中的游春南，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位美德的典范。作者从医患关系的叙述中入笔，构画了一位农民心目中的好医生。

本书在创作方法上，我认为较有特色的是，在现实的叙述中灵活地结合了历史的考证。比如在《“青田”称谓的早于建县》中，作者先叙述自己对地方志的研究，并在“融会各种史料，终于贯通出一个史实：原来，在建县之前早已有了‘青田’两字称谓”。于是，作者从历史的史料中对“青田山”“青田鹤”“青田村”进行考证。再如《太子出青田》一文，作者从游览杭州南屏山荔枝峰下的“太子湾公园”落笔，通过时空穿越，跟南宋时期出自青田的“景献太子”联系起来，然后对这位出生在青田县城的皇室后裔，进宫为养子、为太子的前因后果进行了铺陈，对这段史实和“太子湾”的由来进行全面的解读。

努力凸现人文价值，是《油桐花开》创作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文中史料看似信手拈来，其实是作者平时文史研究搜集积累的结果。《枉做一场活靶》写的是青田籍南宋丞相汤思退的为相生涯，以及他的功过曲折。但是，作者在开篇中提及的丽水万象山上两处“石像生”却是一个非常有悬念性的历史呈现，给读者制造了一个阅读兴奋点。一处是山顶烟雨楼前的斜坡上，共有九尊“石像生”：一对石虎，一对石羊，一对半石马，一对石将军。另一处是保留在山脚下的丽水市中心医院内的一匹石马。人们对这熟悉无睹，无人问津。其实它们来历非凡，前者是南宋何澹家族墓地石刻雕件，后者是南宋丞相汤思退墓前唯一剩下的“石像生”，都是为了防盗迁移过来的。再如《此地原是鹤家乡》对民国时期文成县设置原由补叙后，引用新中国成立后青田台北同乡会联谊活动中的一件趣事，巧妙地解释了刘基归属引发的争议问题。这些文字都是文本的组成部分，同时给读者分享了一段难得的历史典故，增加了历史知识。

作者以《营生》为题的纪实系列也收在本书中，所选文章包括《赶鸭》《捞虾翁》《路遇骡队》《烧酒》在内等几十篇，在书中占有较大的份量。这类文章在书写上应该归为生活随笔，内容更接近烟火气，读来轻松有趣。如赶鸭这种作为营生的行当，在过去的岁月里是非常艰辛的，但现在作为记忆却是美好的。而捞虾虽然也是为营生，但相对于作者或者文中的“捞虾翁”来说，都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。营生是一种生产方式，无论在过去，或者现在，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，都会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忆。我想，这也是作者出版《油桐花开》这本书的一个目的。



秋日华彩
摄影/叶秀未

母爱如海

■ 蔡仁伟

母爱如海，为何？细观“海”字，便可略见一斑。先人造字之精妙，吾辈叹之为神韵！

请观“海”字，左侧三点，一目了然，是为“水”，水为生命之源也；右边上是“人”，下为“母”，为人之母。母爱如水，丝丝缕缕，滋润心田；母爱如海，宽广无私，浩瀚绵延。

再观“海”字，左侧三点亦可为乳汁，身体生长，不可或缺；右边上是一撇一行，如一个调皮小孩儿，在“母”亲怀里撒娇。母爱如春，温暖惬意；母爱如花，温馨芬芳，久久回味。

遥观“海”字，左边三点水是汗也。孩幼，母含辛茹苦，严寒酷暑，汗水淋漓；少时，母为孩学业操劳奔波，大汗淋漓。成年成家，母又为孙辈殚精竭虑，汗流浹背。

近观“海”字，左边三点水又是泪也。怀胎十月，一朝降临，喜极而泣；身体稍恙，愁绪满腹，担忧之泪；劳神劳力，牵肠挂肚，操心之涕。

又观“海”字，左侧三点亦可以为酒！甚是诧异否？然，酒乃飘逸之液，水之精灵；酒在生命中流淌，在思想中奔腾；右边上似撇折，仿佛孩儿趴在母亲背上沉沉入睡。母爱非酒，却似燃烧之火焰，奔放之诗情；母爱似酒，激励灵魂，敞开心胸，一饮而尽，一醉解千愁……

明眸熬到眼花，母爱如星光摇曳。银发铺满额头，母爱为心智启航。

吾母离世余年，每每思之，亦泪如泉涌。今有儿女，深知为人父母之艰辛，但愿孩们能知父母心；自觉自律自强之。

妻曰：“为母悦且累，惟有付出！”听之，母爱如海，更深更沉！余闲暇好观字，聊作此文。有感于“天下父母心”，尤其是母爱如海！

绿

■ 王晓露

我的故乡在江南
括苍山脉和瓯江水交汇的地方

三月的蒙蒙细雨
飘过瓯江
两岸就被翠绿侵占
绿色的山绿色的村庄
绿色浓郁成水滴
渗透人的肌肤到达心房

我习惯了世界这么绿
直到看见异国的旷野上
褐色岩石裸露在泥土之外
枯黄蒿草在干燥的风中张扬
才明白 绿色是奢侈品
是我故乡几万年的珍藏

枕着地中海的涛声
故乡的绿色又入了梦乡

秋日华彩
摄影/叶秀未

短篇小说(连载一):

秀和那个叫琴的女孩

■ 米歌

烦烦烦，烦死了，我真的好烦！咋这么烦呢？他啥都不懂，他懂啥呀，他就像孩子，永远是个孩子。他管啥，他啥都不管，甩手掌柜。我命苦，劳碌命，驴子拉磨的命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转转转。我做老婆，当母亲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我，我就是个保姆……

秀在抱怨日子苦，数落她老公无能。我与秀的交流，就是从她对番人老公的抱怨开始的。

秀是A国华侨。在A国疫情蔓延时，为服务侨胞，我们医院一口气拉起三十多个微信群，全院所有医护人员，全被派到海外侨胞群里。每个群有医师、护师和心理治疗师。一直呆在病理实验室，枯燥乏味了大半辈子的我，前些年自费考了个新本本，便有资格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，入驻到五个海外侨胞群。秀在其中一个群，主动加我的微信。通过她的朋友验证请求，我连续三次向她伸手，发出三个微笑表情包，又送出三束玫瑰，问过她三遍需要什么帮助……她一直保持沉默。

等了大约半个时辰，我因得不行，眼皮开始打架——由于时差的存在，几天来深夜受访太多，我严重睡眠不足，支起办公室里的午休床，打算偷闲补个觉。尚未合眼，滴答一声，微信提示再次钻入耳朵。是秀，辨识度极高的头像，一把精致的二胡。没文字，也没语音留言，只有一个尴尬表情包。回过去一个诚恳的笑脸，粘贴一句经过严格培训的问候语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？

那头又是长时间沉默。
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，请说话！我将这行文字重复弹出三遍。
那头依旧哑着。
再不开口，我关机了。我下了最后通牒。
语音通话，传来秀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
莫慌，我听着呢，你先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慢慢说。作为心理医生，我得有超出常人的耐性，听人倾诉。

长时间抽泣之后，她总算开口说话。一旦开口，仿佛洪流决堤，倾泻而出，一口气说了很多。她说她的番人老公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老像个长不大的小孩，什么都不懂。

他懂啥呀，他啥也不懂，他只会说NO。她怒其不争的抱怨。他非要坚持开门。这下倒好，染病了，他独自一人隔离在酒吧，吃在那，住在那——他清静自在，烦的是我！

她说，我半步门外都不敢出，窝在家里还是害怕得不行。我没有胃口，不想吃饭。我睡不好觉，合上眼就做噩梦。我浑身上下没点力气，呼吸也很困难，有种在水里呛着的感觉。我都崩溃了，真的好害怕，我是不是被感染了？

等她稍稍平静下来，我问了她一些具体情况。她并没有什么症状，既无咳嗽，也没发热。我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跟她说，你的不适，是因为内心压力太大，紧张焦虑的情绪造成的。根据你的情况，我建议你听一些劲爆的音乐，每天走出家门到郊外去，对着山谷，对着森林，大喊大叫几声，把内心的苦闷喊出来，让内心的压力得到释放。

她又急了，仿佛咆哮，而且是冲着我。说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！走出家门，到郊外去，我也想啊，一天到晚猫家里，都把我逼疯了。疫情说来就来，我啥准备都没有，怎么出去呀！

我耐着性子听她抱怨。我非常认真地告诉她，其实病毒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只要不去人员密集场所，外出戴好口罩——普通外科口罩也行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回家勤洗手，病毒是完全可以防范的。

与秀的首次“微聊”，前后经历两个多小时。聊天结束，她非常难得地跟我说出谢谢两字。她说，从来没人这样耐心听我说话，说这么长时间的话，讲这么多的事。

三天后，秀给我发来一大段语音留言。留言中，她非常高兴地告诉我，也许她真的是焦虑过度了，她没有被感染，我的诊断是对的。我的建议也很有效，虽然她没有走出去对着山谷大喊大叫，但通过听音乐和拉二胡，她的心情好多了，内心变得轻松，觉也能睡了，胃口也开了，呼吸不再吃力，不再头疼脚麻。说到在家拉二胡，她很兴奋，感慨道，我多少年没摸它了呀，但我的功底仍在！出国的時候，别的我啥都没带，就带了一把二胡。多年来这把二胡一直陪伴着我，与我形影不离，我却几乎忽视了它的存在，忘记了它在我生命中的位置！语音留言的后面，秀给我留了一曲她的二胡独奏《梁祝》。缓缓流出的旋律，在宁静中响起，在寂寞里回荡，悠扬中带有哀怨凄苍，如诉如泣，似叹息。声声调调触及人的心灵，令人难忘。这二胡声让我想起另一个叫琴的女孩，她也爱拉二胡，常拉的曲子叫《赛马》。《赛马》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的曲调，热情奔放，活力四射。琴是典型的江南女子，却喜欢拉那种体现彪悍之风的北方曲子，令人震撼又吃惊。琴拉《赛马》的时候异常投入，后脑勺上的那束乌发，一甩一甩，像极了马尾巴。人仿佛真的骑在马鞍上，一颠一颠，像个追逐草原梦的套马汉子。闭目静听她拉的曲子，你的脑子里出现的是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，万马疾驰狂奔，弥眼风沙扬尘。

数日之后，秀又焦虑了。
我安抚她情绪，希望她面对现实，尽量使自己放松，平静下来。我建议她打开视频，跟着我做放松训练。

她不肯视频。
要不然就语音吧，我怎么说，你怎么做。我说到哪，你的意念跟到哪。我让她躺到自家床上，手机按免提键，放枕边，缓缓闭上眼睛，连做三个深呼吸，然后脑子里想象着，自己躺在大草坪上，望着天空，天空是那样广阔，静谧……我用母亲哄孩儿睡觉般的摇篮曲的语调，跟她说，我躺在柔软的草坪上，草坪一望无际。我看到蔚蓝的天空，天空飘着朵朵白云……没多久，那头传来断断续续的细微鼾声。

几次之后，用同样的方法，催眠效果不再那么明显。我又一次提出视频——出于男人与生俱来的好奇，我想借帮她催眠为她放松的机会，见识她的庐山真面目。她多大年纪，漂不漂亮，是不是侨二代？

在我一再要求下，她勉强接受视频，可每次她都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。别说五官，身段、年龄，甚至连男女性别都无法分辨。

视频多了，彼此间的距离，在不知不觉中有拉近。她不再喊我医生，而改叫大哥。抽丝剥茧般，她的内心向我慢慢打开。她告诉我，她不是侨二代。她出生在浙西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村里只有二十几户人家。别说出国，父母这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。她天性乖巧，能得父母的宠，因而有让她上学的机会。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凭自己的努力，我考上了好学校，毕业后有了份不错的工作。我不同于别人，我出国完全是生活所逼，万般无奈。在欧洲这些年，我一直为别人活着，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……说着，她双肩因抽泣而颤动，将脸撇到一边，垂下脑袋，摘护目镜抹眼泪。

秀的身世，再一次让我想起那个叫琴的女孩。琴也出生在浙西南的偏远小山村，在国内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出国也是出于无奈。更巧的是，琴也有过一个番人老公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医学院毕业分到县医院工作。琴从省邮电学校毕业，分到同一个县的邮政部门。我们所在的县城有母亲河穿城而过，弹丸之地被分成两半，江南江北，两个世界。江北算城区，被人叫做城里。江的南岸则是大片河漫滩，有柳树林、芦苇荡和大寨田，三三两两的农舍零星分布，在人们眼里是十足的乡下或农村。

我上班的县医院在城里，琴的单位在江南，属县邮局水南分局。那年元旦，全县组织文艺大汇演，琴的一曲二胡独奏《赛马》，征服评委，获得金奖。作为金牌得主的琴，迅速走红，在各单位间扬名。春节前后，所有获奖节目在全县乡村，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巡回义演。我穿着平日里的白大褂，背上小药箱，有幸作为医院派出的随队医务，跟着义演队伍，到各地吃派饭，看美女。参加义演的节目有十多个，演员有七八十位，九成以上是女性。凡女演员，不论年长年少，面容姣好，还是长相丑陋，一律被叫做美女。

(未完待续)